雜阿含經

附吳魏二錄　　思　若

攝州兵庫下庄帝釋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薩國多比丘俱
行徃竹中一竹中止行上隙中栢樹
間在時佃家婆羅門姓為蒲盧一竹
外多多犂者共會飯能五百犂是時佛
念日尚早今居前一竹中行到佃家
多犂者飯時會佛便至佃家飯會處
佃家見佛從来已見為説如是我為
自犂自種已自犂自種為食鄉具譚
行者可犂可種已犂已種當食佛報
佃家説如是我亦犂亦種已犂已種
食佃家報佛如是雖佛説如是我為
犂為種已犂已種食我不見鄉種具
若牛若擕若轅若扠鄧但言佃家種
從後説絶我不見種具説種具令我
知種佛報信為種行為水恵為牛鞅
為犂心為鄧意為金身守口守食為
龍至誠治不止為音精進不舍擕行
行為安隱行不復還已行无有憂如
是已種從是致甘露如是種一切從
苦得脫便佃家滿器飯至佛上真佛

能佃實佛大佃願取我飯哀故佛報

苦得脫便佃家消嵒飯至佛上其佃

雜阿含經　第二丈　若

能佃實佛大佃願取我飯哀故佛報
說如是已說經故不可食行者自知
是法已問佛說經常法如是增法不
必從是望道但結盡疑索意止是飯
食飲供養祠如是地入與中大福婆
羅門復白佛我今為是食與誰佛報
如是無有世間若天若魔若梵若沙
門一切令是飯食不能得消但佛亦
得道者持是飯行至无有虫水便投
中若空地無有草掘埋婆羅門已受
佛言便行无有虫水投中已投中烟
出燃沸大沸作聲譬喻如揣鐵赤葉
鐵一日在火燒便投水便熱出流出
沸大沸有聲如是已婆羅門持飯著
水中便烟出然沸大沸作聲婆羅門
驚怖毛起便持頭面著佛足作礼言
我可從佛得作沙門離惡受教戒從
佛受行佛言可淨行道已從是婆羅
門從佛受教戒竟佛法到得不著道
佛說如是

雜阿含經　第三丈　若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生聞婆羅門到佛已到為
問佛起居一處坐已一處坐生聞為
佛說如是聞佛說是但應與我布施

問佛起居一處坐已一處坐聞

佛說如是聞佛說是但應與與我布施
不可與奇布施與我布施大福與奇
布施不大福但與我弟子布施與我
弟子布施與我弟子布施大福與奇
弟子布施不大福若如是說者為如
是為與我布施莫與與我弟子布施
為大福設如是說者為不罵佛不論
議為是佛言不如說不為法說不不
犯法不為无有得長短不佛告婆羅
門若人說佛說如是但與我布施莫
與奇與我弟子布施莫與奇與我弟
子布施大福與奇弟子布施福少如
是言不如言為說我論議亦不如言
亦非法諸有法論議何以故我不說
如是為與我布施莫與奇至如上說
若有說如是便壞三倒道布施家壞
福受者壞德亦自壞意若有蕩釜亦
蕩杅器人持至園中棄園中意生若
園中虫從食令虫身安隱從是活從
是因緣我說能致福何復問與人我
但說與持戒者福大不持戒者福少
婆羅門報佛我亦說如是持戒者福
大不持戒者福少一切應與布施隨
可意不持戒者少福持戒者福大若

大不持戒者福少一切應與布施隨
可意不持戒者少福持戒者福大若
黒白亦赤黄亦所行孔雀牛鴿亦尒
所是身寀本從生態力從聚善惡從
出但寀行莫視色人亦如是所有身
生亦道人亦城中人佃家亦擔死人
種是為各有身從是生持戒者能得
度世與是為大福癡不及者不聞難
受與是多福莫事不知者但事知者
多慧道弟子道弟子多信有枝根本
有因緣從因緣上天有因緣從因緣
墮惡道有因緣從因緣度世如是皆
從因緣便生聞婆羅門從坐起持頭
面著佛足下從今為歸佛持戒佛說
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有陳陽閣社年婆羅門至佛所
已至與佛共相問已問一處坐已坐
為問佛如是持何等分別觀惡人佛
報言譬喻惡人如月復問佛若人欲
分別慧人持何等觀譬喻惠人如月
復問佛何等為不恵人如月譬喻二
十九日月明亦減色亦減方亦減見

雜阿含經　第五丈　若

亦減在中夜過為減行有時月為
切[illegible]盡不復現如月盡時愚癡亦

亦滅在中夜過為滅行有時月為

一切索盡不復現如月盡時愚癡亦
如是為從所得道者聞經教戒惠信
已得不奉行不受聽不著心捨離教
不著行便信滅戒滅聞滅施滅慧滅
中夜過亡 是婆羅門有一時令所愚
人者一切盡一切不現所得好法譬
如月盡時二十九日如是見愚癡者
譬喻月復問佛欲知慧者行說譬喻
月十五日明亦增方亦增見亦增復
一時為月一切增具止十五日時亦
如是惠者所道德言如法行便得信
從得信聽事者意不捨離所教合聚
便得增信增戒增聞增施增慧增高
敢言便中夜增滿亦有一時增所是
智慧者一切行得具足所行淨教戒
譬喻月十五日明月時至明惠人見
如是婆羅門譬喻月從移說絕辟譬
如月明在中行一切天下星宿從明
所勝信聞者亦尒能布施无有慳難
捨世間一切為從布施明譬如雷鳴
雲電俱多舍水瀑地信聞者亦如是
能布施无有慳便從飲食滿設說復
與便有名聞聲如天雨墮便多福沇

與皆得如有亦宗會設名聞亦得天上

興便有名聞聲如天雨墮便多福沪
與者得如雨珎寶穀名聞亦得天上
已有德行後世在天上便隙陽闇從
坐起持頭面著佛足礼從今受佛教
戒行佛說如是

雜阿含經　第五丈　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比丘一時佛在優羅國河
名屋然在邊尼拘類樹適得道時自
念人行道一挈令行者從憂遠苦不
可意能得度滅亦致正法何等為止
法為四意止何等為四意止若比丘
身身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可
意能離外身身身相觀止内身外身
身身相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
可意能離痛意法亦如是若行者從
四意離便從行法離已從行法離便
從行道離已從行道離便離甘露離
甘露已便不得度生老死憂惱亦不
得離苦亦不得要若行者有四意止
能度便能受得道者行已能受得道
者行便能得道已得道便能滅老病
死憂惱便能得度苦亦得要梵便知
我所念譬如健人申辟屈復申梵如
是從天上止我前已止便說我如是

雜阿含經　第六丈　老

如佛念如佛念道一切聲念得清淨念

是從天上止我前已止便說我如是

如佛念如佛言道一輩令得清淨令
得離憂憊苦不可意能得度滅能致
正法能致四意止身身觀止行自意
知從世間癡不可意離外身身身相
觀止內身外身身身相觀止行自意
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痛意法亦
如是若行者從四意離便從法行離已
從法行離便從行道離已從行道離
便離甘露已離甘露便不得離生老
死憂惱亦不得離苦亦不得苦要是
為知是行方便

鳥足在水中一輩　令自佛說我正行
但受是言當為從与計　為一輩生死憂要
出道教為哀故　已上頭得度世亦從是
令度後度亦從是　是本清淨无為
亦從是生老死盡　從若干法受依行
是道眼者說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自梵自明夜亦明梵往至
佛在時佛火神足行在時自梵念是
尚早至佛見令佛亦火神足行令我
令居前到俱披梨比丘調達部便自
梵至俱披梨比丘調達部已到為告

俱披梨調達部口是俱披梨俱披梨

梵至俱披犁比丘調達部已到為告

俱披犁調達部如是俱披犁俱披犁
為持好意向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亦
餘慧行道者俱披犁調達部便言卿
為誰梵言我為梵俱披犁調達部報
言佛說卿阿那舍不梵言是俱披犁
調達部報言何因緣得来到是間便
梵思惟念是何以无有悲意便自梵
說是絶
不可量欲量　　為是故世間少慧
不可量欲作量　　如是世間自覆蓋
便梵行至佛已到為佛足下礼一處
止已一處止自梵為佛說是我為自
光明夜亦已明為至佛已至是時大
神足行我便思惟念尚早至見佛我
已到見佛火神足我便念令我居前
行俱披犁比丘調達部我為便至俱
披犁比丘調達部已至俱披犁比丘
調達部我便告俱披犁俱披犁持好
心向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亦同道行
者便言卿為誰我言梵便報我佛說
卿阿那舍不我言是便報若何因緣
得来到是我便思惟念此是何以无
有悲意

有悲意
不可量欲量　是故世間少惠　不可量說量

世間人意計我自知
佛便說偈披犁調達部破戲亦是
時說是絶
不可量欲量　故世間難得惠　不可量說量
從是世間自覆蓋　　佛說如前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比丘治生有三方便未致
利能致已致不減何等為三是間比
丘有治生者晨念多方便盡力向治
生日中亦尒晡時亦尒求多方便盡
力索令有利比丘治生三法亦如是
未得好法能得到已得好法不減何
等為三是間諸比丘有比丘晨時多
受道思念意不離日中晡時亦尒多
合定意受行意不離能多增道佛說
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竹園烏隊
在是時有婆羅門名為不信重在王
舍國居便不信重念如是是俱譚沙
門王舍國止竹園隊令我今行至俱譚
沙門俱譚沙門所說經我當為一切
却語不信便不信重從王舍國出到

却語不信便不信重從王舍國出到

雜阿含經　第十丈　者

佛所是時佛為非一百衆會周匝坐
遍說法經佛見不信重從遠欲來已
見便止不說經不信重已到佛問訊
一處坐已一處坐不信重為佛說是
勸佛說經我欲聞佛報言婆羅門不
信重

重是法不應　亦不解言者　亦彼意乱者
亦恚欲諍者　若為意離諍　恚者亦諍
能合恚諍　如是者能解法語

便不信重從坐起頭面著佛足下礼
已覺已覺為愚為癡為不曉為不工
為持惡意來向如來無所著如有覺
欲却語不欲信從今自悔過本守自
帰佛自帰法自帰比丘僧守本佛說
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佛告舍利弗我亦倉卒說
弟子法我亦具說但為難得解者舍
利弗便白佛倉卒說亦可弟子法具說
亦可弟子法會有解者佛便告舍利
弗當學如是身識俱外一切思想我
是是我所憍慢使便不復有所意解
所慧解自見法自解自知得行是身

雜阿含經　第十一丈　者

所慧解自見法自解自知得行是身

雜阿含經　第三丈　才

識俱外一切思想我是是我所憍慢
使不復有若舍利弗比丘是身識俱
亦外思想一切我是是我所憍慢使
便不復有所意解得慧解見法慧行
自見自知求行止是名為舍利弗比
丘無所著漏索盡至學度世我為是
故說是言從後說絕
度世說不致　壞欲欲思想　意不可俱亦
亦除睡瞑　亦還結疑　觀意除淨
本起思惟法　已說度世慧　亦說壞癡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是身有肌膚
髓血生肉含滿屎屍自視身見何等
好常有九孔惡病常不淨常洒可足
慙常與怨家合為至老死亦與病俱
何以不惡身會當墮會當敗以棄塟
地中不復用為狐狼所噉何以見不
慙誰說貪婬如佛言少可多自心觀
是如屠圩屠机為骨聚如然火如毒
藥痛為撓癡人憙為喜不自知何不
畏羅網貪婬為癡哉錢穀金銀牛馬
奴婢人為命故求命在呼吸本命亦
自少極壽百餘歲亦苦合觀是誰為

奴婢人為命故求命在呼吸本命亦
自少極壽百餘歲亦苦合觀是誰為
可者如時過去便命稍少命日俱盡
如疾河水如日月盡命疾是過去人
命去不復還如是為不可得人死時
命去設使若干財索天琦物亦一切
有死時對来亦不樂亦不可猒亦不
可樂亦不可自樂無餘但自善作无
有餘所自作善所自然者以知見死
當有何等人可隨會婬設使久壽設
使亡去會當死何以意索俱樂何以
故不念靜極意愛見巳死啼哭不
過十日已十日便忘之愛見婦亦尒
為家室親屬知識亦尒以苦生致財
物死時人會棄自愛身命在索棄亂
亦入土下但為陰去生熟隨人如樹
菓熟已見如是有為人意隨中天下
一切万物一人得不自足若得一分
當鄣得自猒无有數世五樂自樂遍
之當為何等益人已逢苦索受罪人
意為是有所益不欲受靜索為蚫自
身如少多亦尒如多少亦尒如病為
大小亦苦如骨无有肉狗得齩之不
猒如是欲猶習是亦難得已得當多

畏之是習所不及人亦當惡知人見

猒如是欲猗習是亦難得已得當多

畏之是習所不久人亦墮惡如人見
夢已悟不復得貪婬亦如是譬夢爲
有樂如果蓏如飢肉如樹菓實
實少未多亡爲增結爲惡作本道家
常不用是人在天上含樂亦天上色
樹亦在端正如苑園亦得天上王女
已得人不猒天上五樂今當那得天
下猒爲取二百骨百骨百二十段爲
筋纏爲九孔常漏爲九十三種爲百
病極爲肉血和爲生革肌爲中寒熱
風爲屎尿爲千蟲皆從身起中亦有
千孔亦有譬爲親已壞他爲從是不
淨出從鼻中涕出從口淡唾出從腋
下流汗出從孔處屎尿出如是皆從
身出譬豪閻死人誠可惡譬舍後可
惡譬爲所有不淨種爲從是本來如
金塗餘爲衣故香粉脂澤亦黎紺黛
爲癡人見是是乱意如畫瓶如境覆
以草人所抱愛後會悔比丘跪拜受
教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比丘比丘比丘聽受教佛便說
是比丘人有四因縁貪負愛有輕重從

是誰道比丘在善一人有四歸第一歸

是比丘人有四因緣貪愛有輕重從

是離道比丘譬一人有四婦第一婦
為夫所重坐起行步動作卧息未曾
相離沐浴莊飾飲食五樂常先與之
寒暑飢渴摩順護視隨其所欲未曾
與諍第二婦者坐起言談常在左右
得之者喜不得者憂或致老病或致
闘訟第三婦者時共會現數相存問
苦甘悲意窮困瘦極便相患猒或相
遠離適相思念第四婦者主給使令
趣走作務諸劇艱苦輙往應之而不
問亦不爲語希於護視不在意中此
四婦夫一旦有死事當遠徙去便呼
第一婦汝當隨我去第一婦報言我
不隨卿習言我重愛无有比大小多
少常順汝旨養育護汝不失汝意爲
鄉不相隨婦言卿雖愛重我我終不
能相隨夫便恨去呼第二婦汝當隨
我去第二婦報言卿所重愛第一婦
尚不隨卿我亦終不相隨習言我始
求汝時勤苦不可言觸寒逢暑忍飢
忍渴又更水火縣官盜賊與人共諍
倮倮咋咋乃得汝耳爲鄉不相隨婦
言卿自貪利强求及我我不求卿何

爲時勤苦自[illegible]

言卿自貪利强求及我我不求卿何
為持勤苦相語耶夫便恨去復呼第

三婦汝當隨我去第三婦報言我受
卿恩施送卿至城外終不能遠行到
卿所至處夫自恨如去還與第四婦
共議言我當離是國界汝隨我去第
四婦報言我本去離父母來給卿使
死生苦樂當隨卿所到此夫不能得
可意所重三婦自隨但得苦醜不可
意者俱去耳佛言上頭所譬喻說一
人者是人意神第一婦者是為人之
身也人好愛其身過於第一婦至命
盡死意神隨逐罪福當獨遠去身强
在地不肯隨去佛言比丘不隨四行
不得度脫何等為四一者憂苦二者
習欲三者盡空四者消滅諸惡道要
有八行至誠在四諦第二婦者是人
之財產得之者喜不得者愁至命盡
時財寶續在世間亦不自隨去空坐
之愁苦第三婦者謂父母妻子兄弟
五親知識奴婢以生時息愛轉相思
慕至於命盡啼哭而送之到城外冢
閒便棄死人各自還歸憂思不過十
日便共飲食捐忘死人第四婦者是
人意天下無有自愛守護意者皆放

曰便共飲食捐志死人第四婦者是
人意天下無有自愛守護意者皆放
心恣意貪欲瞋恚不信正道身死當
墮惡道或入地獄或為畜生或為餓
鬼皆快意所致也比丘為道當自端
心正意當去愚癡之心無愚癡之行
息不行惡不行惡不受殃不受其殃
不生不生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
亦不死不死便得無為泥洹道佛如
是說是比丘受歡喜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佛
便告比丘人居世間一劫中生死取
其骨藏之不腐不消不滅積之與須
弥山等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千劫
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羅漢道泥洹佛
告比丘人一劫中合會其骨與須弥
山等我故現其本因緣比丘若曹皆
當拔其本根去離本根用是故不復
生死不復生死便得度世泥洹道佛
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須達園佛便語比丘比丘應唯然受
佛語佛便說色比丘念本起苦念非
常壞去諦觀已比丘色能諦觀若能
雜阿含經 [illegible]
知色本念苦能知色非常壞若能知

常壞去諦觀已比丘色能諦觀若能

知色本念若能知色非常壞若能知
諦觀便色愛為去已色愛壞便愛貪
亦壞已愛貪壞便意脫我為說如是
痛癢思想生死識為比丘念本亦念
識非常亦當諦觀若比丘能已到諦
觀愛棄已愛盡便愛貪盡便脫生死
得道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我為若說惡從何
所起亦說善從何所起比丘聽念著
意比丘應唯然惡意為何等所色過
去未來今貪起自恚畏癡一切見惡
意是名為所惡痛癢亦尒思想亦尒
生死亦尒識亦尒如是名為從所起
惡善意為何等色過去未來今無有
見是起无有恚無有畏無有癡無有
一切嬈惡意如是名為善意如是名
為痛癢思想生死識佛言我所說善
惡意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意止何等為
四在有比丘內身身觀止盡力令知
意不妄出從癡為癡天下憂外身身

意不妄出從癡為癡天下憂外身身

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癡
天下憂內外身身觀止盡力令知意
不忘出從癡為癡天下憂內痛癢痛
癢想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
為天下憂外痛癢痛癢相觀止盡力
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
痛癢痛癢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
出從癡為天下憂內意意相觀止
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
外意意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
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意意相觀
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
憂內正法法法相觀止盡力令知意
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正法法
法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
為天下憂內外正法法相觀止盡
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佛
說如是四意止佛弟子當為受行精
進為得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有是比丘一法為
一法相行想念多作為身得息為意
所念所待能止無有餘但念黠行法

所念所待能止無有餘但念黠行法

念俱行何等一法為一法相習安般
守意若比丘安般守意為習為念為
多住便身得息意亦所念所待便止
無有便黠念法行滿具行是為比丘
所一法為一法相便相行相多為身
得息為意相念相待便止無有餘但
黠行法念增滿行若比丘是一法比
丘能行能使能念能多作得墮道佛
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二力得上頭道
何等為二力謂曉制力謂意護力何
等為曉制力者是聞有道真弟子為
是學身惡行為得惡福今世後世我
身行惡我當自身犯亦為嬈他人所
無所道人所同道亦為犯戒十方人
亦身說我惡我亦隨不吉語言我亦敗
便墮地獄中是為身惡行謂惡福今
世惡如是後世亦惡如是便身惡棄
為身好念淨除身到不犯如是身犯
行心犯行是名為曉制力何等為行
念力者若所守致若自守歸若所止
念行力謂行之自到為念到來如是

念行力謂行之自到為念到求如是

名為念行力道説之如是比丘歡喜
起作礼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三力何等
三力一者信力二者精進力三者黠
力信力為何等在有道弟子為佛道
無有能壊意得佛恩行止説佛如是
語如諦無所著諦覺黠要得樂天下
父如是到佛棄悪到黠行或是名為
信力精進力為何等在有比丘已生
悪意斷故求欲行求為精進為受正
意未生悪意不便起未生善意為求
生已法意為止不忘不減日増日多
行念滿欲生求受精進制意出是名
精進力黠力為何等若有比丘是苦
習如諦知是習苦是苦習是苦盡是苦
要受是名為慧力佛告比丘比丘已
聞受行如説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力何等
為四力一者意力二者精進力三者
不犯力四者守力意力為何等若有
比丘知善悪濁如至誠知知亦知犯亦

比丘知善惡濁如至誠知亦知犯亦
知不犯亦知可行亦知不可行亦知

非亦知增亦知白亦知黑亦知從得
濁如諦知是名為意力精進力為何
等在有比丘在有濁所惡說所犯說
所不可說所黑說不用進人說如是
輩為棄之若所為濁好說不犯說可
習說可說自說所道說如是輩濁為
行為貪欲為行為精進為愛意為制
意是名為精進力不犯力為何等在
有比丘為不犯身受行止為不犯口
為不犯心受行止是名為不犯力守力
為何等謂四輩何等為四輩一為攝
二為布施三為相哀四為相助善行
是名為守力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人有五力令女人
欺男子何為五力一者色二者端正
三者多男兄弟四者家豪五者多財
產何等為色謂女人不良已不良便
不欲治生當瞋恚不欲持家是女人
自謂端正無比自謂多男兄弟强自
謂豪貴家自謂多財產如是女人為
不良若有女人貞良無有女色大貞
便為持兩善數已受兩善數便欲台

不良若有女人貞良無有女色大貞
便為持兩善教已受兩善教便欲治
産不欲瞋恚便欲柄持家如是者不
用端正故為是人但心為人耳不用
多男兄弟强不用家豪貴自功高不
用多財産意適等耳便為受教已教
善持之不懈便欲治生心和不欲瞋恚
便不棄家事便欲治生憂持家如是
為貞良女人意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諸比丘比丘諸不聞者不
聞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多聞者多
聞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慳者慳俱相
類聚相應相可布施者布施俱相類
相聚相應相可黠者黠俱相類相聚
相應相可癡者癡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多欲者多欲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少欲者少欲俱相類相應相可
相聚難持者難持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易持者易持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難給者難給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易給者易給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不足者不足俱相類相聚相應
相可足者足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雜阿含經　第三丈　者

不守者不守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相可足者足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不守者不守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守者守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佛說比
丘如是黠人當分別是因緣可行者
當為行不可行者當為莫行

雜阿含經 第廿三丈 若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比丘天上釋偽故世在人
中有七願為如至命為如求就為所
從本故為釋何等為七到命要當為
父母孝到命要當為見老為礼當為
不出口炎言當為隨意法語言當為
至命要不怒譺妄語當為至命要至
誠語至誠喜至誠止常信不欺天下
當為至命要天下慳我當為意中不
隨慳家中行布施施手常與所求名
好布施布施等分為是釋天王故世
在人中為是七願說為至命要具行
就為從是本釋釋得從後說絕
為孝父母　姓中有老人礼　不炎
說隨意說　譺妄言棄　從慳自出
諦不怒喜行言
為是故能得上天在所人欲行是當
為天上礼如是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以爪甲頭取土已取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以爪甲頭取土已取
便告比丘比丘知是云何何等為多
爪頭上何如地土多比丘可便報佛
爪甲上土少不可比地土无有比亦
非百倍亦非千倍亦非万倍亦非億
倍亦無有數亦無有數喻亦无聚亦
不可說譬喻是地土甚多佛便告比
丘如是人所不知智黠眼行如地土
如是人所為智黠眼行如爪上土如
是人所為智黠眼行如是可學智黠
眼行無有過黠生當為自活如是比
丘欲行道者可學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身為無有反復身
不念恩若有小痛因作病舉身并痛
常隨意所欲得眼與好色耳與好聲
鼻與好香舌與美味身與細耎養身
如是捨人壞敗身不欲度人何以故
不盡隨戒法但作罪佛便告比丘過
世有王名為大花欲死時說言咄當
用身作何等養護百歲盡力如是一
死事来身便壞敗如是身為无有反
復便知是為若當用為視養有劇如

世家身自求罪已得小痛便[illegible]

復便知是為若當用為視養有劇如
怨家身自求罪已得小痛便見憂態
常與衆好五樂欠視之會當老病死
比丘可念而不忘是已知是當行教
人佛教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師子畜生王
從自處出已自處出便欠已欠便視
便四面觀便三反師子聲行便所意
至處便行已見有山河中深疾過使
難度便師子在從是邊河自止便度
邊作識觀意念從是不到識處出已
已便下若師子王所識直不得出便
復還復度不得復還常欲得識處出
至死師子王不止不行不置所識不
得故亦如是所有癡人不諦受所學
聞便為人聚行說到人牽出所癡人
亦不置癡態行亦不欲所不諦受經
所要若如是便黠人可覺是是我當
為學經力行我當為學問力我當
為精觀行力我當為不放師子王死
態難出覺少人欲為道當覺如是佛
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講堂中在時

名為阿[illegible]舍利婆羅門至佛已至為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講堂中在時

名為阿遬輪子婆羅門至佛已至為

雜阿含經　　第廿六丈　若

麁惡口惡罵佛劇罵訶止佛便為婆羅門阿遬輪子說經譬喻若人無有惡為持惡口說向清白行无有惡癡人徒是致殃譬如人逆向風末塵来坌即時婆羅門阿遬輪子為持頭面者足曰知過受悔如癡如愚如不解如不了名為愚癡者為度世者持弊惡口罵亦數諫為佛當為愚癡人故受悔過從今自守不復犯佛報言已婆羅門悔過如愚如癡如不解不了為罵如来惡喙己見復悔自說自守後不敢犯是道行中望增道不減若已見自悔過自現不匿現守本不復犯婆羅門便自歸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時有婆羅門名為不侵行者至佛所與佛談一時坐已一處坐不侵行者向佛說如是我名為不侵佛報言如名意亦尒尒乃婆羅門應不侵從後說絶

若身不侵者　口善意亦然　如是名不侵
無所侵為奇

即不侵行者從坐起持頭面著佛足

第廿七丈　若

後不敢犯是道行中望增道不減若
已見自悔過自現不匿現守本不復
犯婆羅門便自歸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時有婆羅
門名為不侵行者至佛所與佛談一
時坐已一處坐不侵行者向佛說如
是我名為不侵佛報言如名意亦尒
尒乃婆羅門應不侵從後說絕
若身不侵者　口善意亦然　如是名不侵
無所侵為奇
即不侵行者從坐起持頭面著佛足

第廿丈　若

下從令持教戒不復犯五戒佛說
如是

雜阿含經